

升菴先生年譜
汪直傳
吳少君遺事

鵝池生傳
張邦昌事略
螺冠子自敘附傳贊

徐海本末
劉豫事蹟



汪
直
傳

撰人不詳

中
華
書
局

汪直傳

叢書集成初編所
選澤古齋重鈔借
月山房彙鈔皆收
有此書版本同借
月在先故據以排
印

四庫全書提要

汪直傳一卷。不著撰人名氏。記嘉靖中汪直引倭入寇海上。及總督胡宗憲以計誘殺直事。所以歸功於宗憲者甚至。或其幕客所爲也。

汪直傳

失名

汪直，歙人。少落魄，有任俠氣，及壯，多智略，善施與，以故人宗信之。一時惡少若葉宗滿、徐惟學、謝和、方廷助等，皆樂與之遊。間嘗相與謀曰：「中國法度森嚴，動輒觸禁，孰與海外乎？」逍遙哉！直因問其母汪嫗曰：「生兒時有異兆否？」汪嫗曰：「生汝之夕，夢大星入懷，旁有峨冠者，詔曰：『此胤矢星也。』已而大雪，草木皆冰，直獨心喜曰：『天星入懷，非凡胎。草木冰者，兵象也。天將命我以武勝乎？』於是遂起邪謀。嘉靖十九年，時海禁尚弛，直與葉宗滿等之廣東，造巨艦，將帶硝磺、絲綿等，違禁物抵日本，暹羅、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，五六年，致富不貲。夷人大信服之，稱爲五峯船主。則又招聚亡命，若徐海、陳東、葉明等爲之將領，傾貲勾引倭奴，門多郎、次郎、四助、四郎等爲之部落。又有從子汪汝賢，義子汪澈爲之腹心。會五島夷爲亂，直有宿憾于夷，欲藉手以報，及以威攝諸夷，乃請于海防將官而勦之。無子遺者，而聲言宣力本朝，以要重賞。將官餽米百石，直以爲薄，大詬投之海中。從此怨中國，頻入內地侵盜。直又嘗以扁舟泊列表，參將俞大猷驅舟師數千圍之，直以火箭突圍去。怨中國益深。且渺官軍易與也，乃更造巨艦，聯舫方一百二十步，容二千入，木爲城，爲樓櫓，四門其上，可馳馬往來。據居薩摩洲之松浦津，僭號曰京，自稱曰徽王，部署官屬，咸有名號，控制要害，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。時時遣夷漢兵十餘道，流劫濱海郡縣，延袤數千里，咸遭荼

毒而福浦、黃巖、昌國、臨山、崇德、桐鄉諸城，皆爲攻墮，焚燔廬舍，虜掠女子財帛以鉅萬計。吏民死錄鏹，填溝壑者，亦且數十萬計。比年如是，官軍莫敢嬰其鋒，但爲計狡譎，每殘破處，必詭云某島夷所爲也。故東南雖知汪直之叛，而不知受禍之慘，皆由直者。獨總督胡公前按浙時，見賊進退縱橫，皆按兵法，知必有坐遣者。且賊會來者，皆直部落也，而不聞直來，其爲坐遣無疑。先是，間使徽州收其母妻及子于金華府獄中，至是出之，豐衣食，潔第宅，奉之以爲餌，而疏請以移諭日本，禁戢部夷爲名。其實注意伺察直也。上從之。乃遣生員蔣洲，陳可願充正副使，以行。公以密計授洲等曰：汪直越在海外，難與角勝于舟楫之間，要須誘而出之，使虎失負隅之勢，乃可成擒耳。又曰：汪直南面稱孤，身不履戰陣，而時遣偏裨雜種侵軼我邊圉，是直常操其逸，而以勞疲中國也。要須宣布皇靈，以攜其黨，使窮髮皆知向化，則直之勢自不能容。然後道之滅賊立功，以保親屬，此上策也。洲等領計敬諾而行。居無何，倭會董二被擒，訊道直事甚悉，與公所料不爽毫髮。中外始曉然知狀。于是上以公灼見禍本，降璽書褒勞，而關外之事，一以委公。公得旨，規羅益密。御史金澍、陶承學交章請立賞格，有能主設奇謀，生擒汪直者，封伯。予萬金。部議從之。詔曰：可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，洲等至五島，遇汪激，道以移諭事。激曰：無爲見國王也。此間有徽王者，島夷所宗。令渠傳諭足矣。見國王無益也。明日，直出客館見洲等，椎髻左衽，旌旗服色，擬王者。左右簇擁，洲等心動，坐論鄉曲，設酒食，相對情款。方治洲等曰：總督公遣洲等敬勞足下，風波無恙，直避席曰：直海介逋臣，總督公不曳尺纆牽而鞠之，而遠勞訊使，死罪死罪。洲等曰：總督公言足下稱雄海曲，志亦偉矣。而公爲

盜賊之行何也。直曰：總督公之聽誤矣。直爲國家驅盜，非爲盜者也。洲等曰：是何言與？足下招聚亡命，糾合倭夷，殺人剽貨，坐分鹵獲，而爲之辭曰：我非爲盜者。是何異于昏夜操詈，以臨人之池，執之則曰：我非盜魚者。爲君護魚者也。雖三尺童子，知其必不然矣。直語塞。洲等曰：總督公總領官軍十萬，益以鎮溪麻寮，大刺土兵數萬，鑾鱗雲屯，戈矛雨注，水陸戒嚴，號令齊一，而欲以區區小島與之抗衡，是何異于聘螳臂以當車轍也。又曰：總督公推心置腹，任人不疑，拔足下壽母令妻于獄中，館穀甚厚，則公之心事可知矣。何不乘機立功以自贖，保全妻孥，此轉禍爲福之上策也。直默然而罷。乃挾洲等巡數小島而還。而從此風聞外夷，隨其頤指者頗少變，而叛賣倚直爲淵藪者，多有離心。直始不安于彼矣。初，直州母妻爲戮，心甚忿，欲犯金華，及聞洲等言無恙，又竊喜。于是始有渡海之謀。日夜集所親信者計之，謝和等曰：今日之舉，未可冒昧以往也。當遣我至親爲彼所素信者，先往宣力，以堅其心，待彼不疑，然後全師繼進，始可以逞。直笑曰：妙算也。遂托宣諭別國爲名，留蔣洲在島，令葉宗滿、汪汝賢、汪澈同陳可願回至寧波，詰之。皆云宣諭未至。時徐海、陳東已擁薩摩洲夷過洋入寇矣。今汪直歸順，先遣葉宗滿等投赴效力，成功之後，他無所望，惟願進貢開市而已。公報得已，揣知其計，姑從所請。疏上許之。公喜曰：虜在掌中矣。先是海中倭寇敗沒，有零寇百餘，據舟山爲亂。公遣葉宗滿等協助官軍勦之，盡殲焉。公疏上功次犒賞有差。汪澈笑曰：此何足賞？若吾父至，當取金印如斗大。嘉靖三十五年三月，徐海等果擁衆十餘萬寇松江嘉興諸郡甚急，聲言欲下杭城，取金陵，勢張甚。公乃謀之汪澈等，以觀其意。澈等初欲小試慫慂，故甘心于舟。

山之寇。至于徐海等。正其所倚以圖大事者。且欲速直來共濟。乃辭曰。是非吾所能辦。須吾父來。乃可耳。遂留夏正。童華。邵岳。輔汪汝賢在軍門。自以招直爲名。與葉宗滿開洋去。是年。徐海等以次就擒。事見徐海傳。公恐形跡彰露。委心留用汪汝賢等。撫摩若親子然。葉宗滿兄弟並加禮遇。時時對將吏民曰。直非反賊。顧囑強不一見我。見我當有處也。直聞公意指。謂公誠朴可欺。欲乘機以全親屬。且未知徐海等敗沒。以爲縱不如所料。亦可與之應援得志而去。遂決策渡海。先遣蔣洲。次遣汪澈。葉宗滿等。率銃卒千餘。執無印表文。詐稱豐洲王入貢。先泊岑港。據形勝。分布已定。直乃與謝和等慷慨登舟。醢酒誓衆曰。俞大猷吾嘗破之列表。泊岸時須謹慎。備之。公當直未至時。已度其有隙。豫調俞大猷于金山。而以總兵盧鏜代之。盧鏜者。舊與汪澈等從事舟山。同飲食。撫循倭夷。備至。直坦然不疑。惟日聚羣倭礪兵刃。伐竹木爲開市計。且索母妻子弟。求官封。時公計已定。仍姑列狀上請。以安其心上。已知直爲釜魚。智力俱非。胡公敵。乃顯詔汪直。既稱投順。却挾倭同來。以市買爲詞。胡某可相機設謀擒勦。不許疎虞。致墮賊計。公奉詔祕而不宣。夜馳至寧波城。圖方略。密調參將戚繼光。張四維等。督諸健將。埋伏數匝。水陸要害。星羅棋列。魚鳥莫度。乃以夏正等爲死間。諭直曰。汝欲保全家屬。開市求官。可以不降而得之乎。帶甲陳兵而稱降。又誰信汝。汝有大兵于此。卽往見軍門。敢留汝邪。況死生有命。當死戰亦死。降亦死。等死耳。死戰不若死降。降且萬有一生焉。直拂然不悅。而公與其所親信汪澈。葉宗滿先遣來見者。連牀臥。因伴露諸將請戰書十餘篇于几案。汪澈等竊視驚怖。夜半。公作醉夢中語云。吾欲活汝。故禁不進兵。汝不來。休怨我也。合

糊其辭吐滿牀。汪澈等漏之于直。直始疑之。又使其子澄嚙指血寓直書云。軍門數年恩養我輩。惟願汝一見使軍門有辭于朝廷。卽許眷屬相聚。汝來軍門決不留汝。藉令不來。能保必勝乎。空害一家人耳。又使邵岳、董華等往來游說。直猶豫未決。公以直執戀岑港。已踰五旬。察其心神終屬觀望。乃開關揚帆。示欲進兵。直探知四面兵威甚盛。終無脫計。且知徐海等敗沒。孤立無援。因嘆曰。昔漢高祖見項羽鴻門。當王者不死。縱胡公誘我。其奈我何。乃曰。部兵無統。欲得汪澈城之。公知海上諸賊。惟直多智習兵。久雄異域。得人心。爲難制。其餘皆鼠子輩。毋足慮。諸將亦云。以犬易虎。不可失也。遂遣澈往。直乃桀然詣軍門。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。公執之。付按察司獄。乃集三司諸大夫參議曰。汪直始以射利之心。違明禁而下海。繼忘中華之義。入番國以爲奸。勾引倭夷。比年攻劫。海宇震動。東南繹騷。雖稱悔禍以來。歸仍欲挾倭而求市。上有干乎國禁。下貽毒于生靈。惡貫滔天。神人共怒。問擬斬罪。猶有餘辜。公具疏上請。得旨。斬直于市。梟示海濱。妻子給功臣之家爲奴。汪汝賢、葉宗滿俱從未減。邊遠充軍。汪澈出洋。爲颶風所覆。其餘從賊魚散鳥驚。奔聚山谷。公親督官兵掃除。黨與皆絕。嘉靖三十九年二月。兵部始以封賞之議上請。詔曰。大憝旣除。海氛已靖。部議報謝徐徐何也。胡某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。蔭一子。錦衣衛副千戶。其餘有功者。陞賞有差。

紀倭亂者多矣。惟范表之述核而實。始末具見。范督軍於浙。故知之詳。賊首汪直。竟爲總制胡公給至杭城。於己未冬十二月二十五日斬之。梟示於浙。偉哉其功耶。讀秋崖朱公璧餘漫錄。與范議若相表。

裏焉。夫一夫作難。傷生困財。流毒於天下。東南之憂。迄今未息。其厄運由諸天乎。人乎。漫錄悉之矣。汪直叛逆之跡。不知述於何人。直自謂弧矢星。擾亂兩浙。杜陵所謂四海十年不解兵。豈其人乎。因附其傳。傳於後。俾有所考焉。是冬除夕日。袁生漫記。嘉慶戊辰春。昭文張海鵬較梓。